

报国空有勒名志,白发秋来不胜愁

■ 李世忠

范仲淹的《渔家傲》(塞下秋来风景异),单从字句看并无甚难解处,然而察论者关于其主题的解读,却有不少分歧。概括起来,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。

一为矛盾说:本词写戍边将士生活的艰苦,同时也表达了立功决心与思乡间的矛盾。朱东润主编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认为:“此词写边地将士生活的艰苦,表达了作者破敌立功的决心和思念家乡的矛盾心情,极悲壮苍凉之至。”教育部制定、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0 年版《初中古诗词背诵推荐篇目精解》认为此词“下阕重在抒情……(作者)身在边防,担负重任,而家在万里之外,天长日久,难免牵动思乡之情。但抗击西夏的任务尚未完成,回乡之计无从谈起”。陶尔夫、诸葛忆兵著《北宋词史》:“(词)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和作者坚持反对入侵、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,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、功业未建、久戍边地、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。”

一为忧国说:本词主要表现了作者的忧国之情。游国恩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认为:“他的《渔家傲》通过边塞的凄清景象表现边防将士忧国的深心。”郭预衡主编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论本词及作者另一词《苏幕遮》时也认为,这两词“思想感情亦都和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相通,是宋初词坛上弥足珍贵的作品”。靳极苍先生也认为“本词的目的”“主题思想”即:“意在使君主和主政者知边疆将士之艰辛,去奢华,勤政事而已”。

一为抑郁说:本词反映了边防将士(不仅仅是作者自己)内心的抑郁情怀。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 年版《宋词鉴赏辞典》如是议论:“很明显,这首词是咏叹边防将士的内心抑郁的。抑郁是由于不曾击破敌人为国立功,而不是消沉。”

那么,这首词的主题究竟该如何理解?

范仲淹幼孤,早年家贫好学,大中祥符八年

(1015)进士及第入仕途,以敢言知名。宋仁宗天圣五年(1027),他上书言朝廷得失、民间利弊,为天下所知。苏轼《范文正公文集叙》云:“公在天圣中,居太夫人忧,则已有忧天下、致太平之意,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,天下传诵。至用为将,擢为执政,考其平生所为,无出此书者。”《宋史》本传亦云其“每感激励天下事,奋不顾身,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,自仲淹倡之”。天圣七年(1029),他以谏仁宗率百官为太后贺寿有违朝廷体制,及太后当还政于天子而被贬为河中府判官;明道二年(1033)以谏仁宗废郭皇后事,出知睦州(浙江建德东);景祐三年(1036),以反对宰相吕夷简擅权,出知饶州(江西波阳)。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一八“景祐三年五月丙戌”条载:“仲淹言事无所避,大臣权幸多忌恶之。时吕夷简执政,进者往往出其门。仲淹言官人之法,……不宜全委宰相”,吕夷简亦“诉仲淹越职言事,荐引朋党,离间君臣”,“仲淹亦交章对诉,辞愈切,由是降黜。”后,随宋、西夏战事起,康定元年(1040)范仲淹调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(陕西延安),庆历元年(1041)调知耀州(陕西耀县)。赴任陕西时,范仲淹已五十二岁,此时距他进士及第的大中祥符八年(1015)已有二十六年光景。二十六年中,他三次被贬。此次就任陕西经略副使前,他也是在连续贬谪转徙中度过了五个年头。如非边事紧急,他要被再次起用怕还得迁延时日。

范仲淹平生从政处世,不仅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且亦本着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(《灵鸟赋》)的人生信条“扬清激浊”“求患分灾”,周旋于当世。故无论任职地方或主政京城,他均力图“审民之好恶,察政之否臧;有疾苦必为之去,有灾害必为之防”(《用天下心为心赋》)。其矫厉士节、主持正义的精神被同时代人乃至后人褒赞至尚,几乎无可挑剔。出任陕西帅

臣镇守边关期间,号令严明,夏人不敢犯。本词即作于他四年守边时期,了解他的政治家胸怀及所际遇的仕途坎坷,则此词抒情之旨实不难解读。

该词上片写景,突出边地秋来物象的萧条悲凉,大有宋玉《九辩》“悲哉秋之为气也,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。……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”之意,此亦为下片抒情张本。至下片,抒情核心却全在“浊酒一杯家万里,燕然未勒归无计”两句上。然而这两句并非主要是表达“破敌立功的决心”与思乡情怀。尤其该句中的“归”,不能简单作“回归”解。所谓“归无计”实是作者对自己政治上无有归宿的焦虑和惆怅。两句合起来看,写出来的是他因长期贬谪消耗光阴,年华老大,而功业难建的悲愁。封建社会官员任职他地,不能归乡是家常便饭。有些人甚至到老也不愿还乡,如欧阳修、苏轼等。那么像范仲淹这样志在天下的官员,重新起用不易,一旦重任在肩,如何能想着回乡?他所谓“浊酒一杯家万里”,实大有深意。

深意正在于他以此句写出了自己政治上无有退路的悲愁。古代文人之还乡、归隐,往往是对政治的退避。早在西晋,张翰想躲避政治祸患,就急流勇退,说他想家乡的鲈鱼了,于是打点行装还乡,后果然避免了“八王之乱”的灾难。所以,还乡往往也是全身远祸、规避政治危机的一种方式。范仲淹却显然与此相反,他说“浊酒一杯家万里”,表面是说自己想回家回不去,实际上是说自己大半生以来,屡次被贬,历尽坎坷,想要退出政界却很困难,甚至根本就没有退路。没有退路的原因乃在于“燕然未勒”。“燕然未勒”,是反用汉代窦宪之典以表达自己平生无所建树的悲凉,它和前句“浊酒一杯家万里”实互文而一气呵成。借用清黄蓼园《蓼园词选》论其词《苏幕遮·怀旧》的话:“按文正一生,并非怀土之士,所为乡魂旅思以及愁肠思泪等语,似沾沾作儿女想,何也?观前阕可以想见其寄托。”此词上片写塞下秋来、衡阳雁去、长烟落日、边声四起,大有天荒地老、众芳芜秽之感;下片言“归无计”“人不寐”之悲愁,这正与作者康定元年任职延州时年过半百、英雄迟暮的心境合拍。

持忧国论者,认为此词“表现边防将士忧国的深心”,这是仅仅将防御西夏、建功边疆看做“燕然未勒”,以此论本词抒情之旨,实略有偏差。首先,范仲淹任职陕西时,并不是一个仅仅负有

守边责任的将帅,他也并没有把自己看做只该镇守边关的将领;北宋武将无地位,文臣领军者不少,但以疆场军功立名并非存大志者之首选,他的“燕然未勒”实指实现政治抱负而言。其次,本词抒情个性化特色极强,首句以“塞下秋来风景异”言调往边疆后的萧索感触,末句又云“将军白发征夫泪”,这些不但深蕴其平生忧谗畏讥的心灵体验与伤心,亦切合词中“家万里”“归无计”所反映的人生无路可走之愁。如果真是单纯“表现边防将士忧国的深心”,又何以解释“家万里”的感怀?并且,这也与他赴边后整顿军防、很快扭转边境战事不利局面的守边实绩不合。

钱穆论及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精神时指出,“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。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,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,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,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。”时代的感召,精神上的自觉,使范仲淹自觉以天下为己任。然北宋至仁宗时代,政治领域之积弊年深日久,正人君子虽有革故鼎新、激浊扬清之心却屡受打击,政治上难有作为。故这首《渔家傲》词虽写边事,抒情的核心却在“有心无力”的慨叹上,其抒情虽以悲愁为主,其意却在于进取。此亦为作者庆历三年(1043)召为枢密副使、旋改参知政事后,一旦得到皇帝支持,即大刀阔斧推行“庆历新政”的政治革新行动所证明。

朱东润主编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(中编第二册)第1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《初中古诗词背诵推荐篇目精解》第77页,2000年。

陶尔夫、诸葛忆兵《北宋词史》第103-104页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。

游国恩等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(第三册)第42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。

郭预衡主编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(第三册)第49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。

靳极苍《唐宋词百首详解》第49页,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。

苏轼《苏东坡全集·苏东坡文集》第222页,珠海出版社1996年。

钱穆《国史大纲》第558页,商务印书馆1996年。

(陕西省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712000)